



津沽名家詩文叢刊第二種
主編 王振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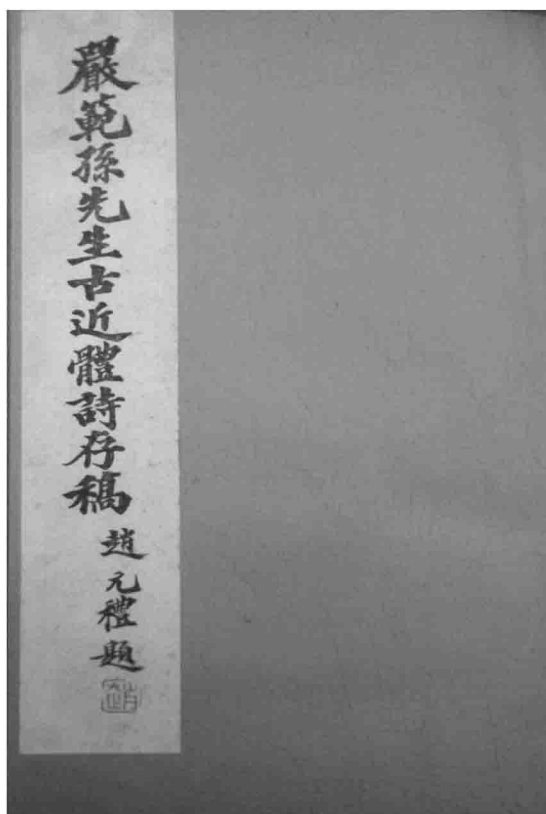
嚴範孫先生古近體詩存稿

嚴修 原著
楊傳慶 整理

天津出版傳媒集團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嚴修像



《嚴範孫先生古近體詩存稿》書影

津沽名家詩文叢刊總序

李劍國

國人素重鄉邦文獻，方志多立《藝文志》，著錄本地述作。至有薈萃前賢文集撰著，郡邑叢書作焉。明人海鹽樊維城纂輯《鹽邑志林》，開啓風氣，而清世民國爲盛，若《畿輔叢書》《吳興叢書》《武林掌故叢編》《貴池先哲遺書》等，多達七八十種。郡邑書之纂，刘世珩《貴池先哲遺書序目》嘗云：「所以景仰前賢，嘉惠後學，乃士大夫鄉里所應爲之事也。」昔元代婺州蘭溪人編《敬鄉錄》十四卷，錄其鄉賢詩文。而民國永嘉黃羣輯鄉賢著作，亦以《敬鄉樓叢書》爲名。敬鄉者本《詩經·小雅·小弁》：「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。」郡邑之編，皆以見本鄉人傑地靈，文物之盛，寄託桑梓之情也。

較之古邑名都，天津建邑未久，明永樂二年始置天津衛，於今方六百餘年。雍正三年陞衛爲州，九年復陞爲府，轄六縣一州。逮乎清季，直隸總督駐於津城，李鴻章、袁世凱相繼於此興辦洋務。光緒二十六年，天津陷於八國聯軍，淪爲列強租借。自此九河下梢之地，乃成百里洋場之都，天府津渡，工商重鎮，達官遺老蟻聚，騷人墨客麇集，物華之繁，超乎往昔矣。

《天津志略·文藝》云：「天津雖爲通都大埠，民風稍涉奢華，但澹泊致遠之士仍守本樸，鄙物質之享樂，而致力於藝術之陶冶，而度其富貴如不可求，從吾所欲，之生活。以言著作，則歷代之文存詩稿，多如恒河沙數……今日爭以奢侈相炫，食多珍饈，衣錦畫行，惟三津尚發越前光，綿綿不墜，實晚近不數覩之邦矣。」津人藝文之作，《天津縣新志》著錄明清二百七十七人、五百三十種。《天津志略》復益三十六人、七十二種。金大本《津人著述存目》，乃增至四百人，著述近千。今人高洪鈞氏編著《天津藝文志》，又增入天津所轄郊縣鄉人著作，凡得著作千五百種左右，作者六百餘人。此中大部爲清世民國人，三百年之文質彬彬，洵爲大觀也。

今存津人詩文別集，以康熙間刻龍震《玉紅草堂集》爲早，此後所存者甚衆，惜乎單部零種，未及彙編，管中一斑，難窺全豹。方今各地學人，頗重本土文獻之整理研究，地方出版社亦引爲己任。吾津文事繁充，撰作衆多，自應不愧前賢，免落後塵。所幸者王振良君與問津書院同儕，正著手編輯《津沽名家詩文叢刊》，蒐集整理王煥、查爲仁、梅成棟、楊光儀、嚴修、王守恂、華世奎、章鈺、郭則澐、李金藻、蘇星橋、陳誦洛等津人詩文集，將陸續出版，以彰顯津門藝文之盛。振良本吉林人，受業於南開，從事於報社。久居津城，認作故鄉，舊事新聞，諳熟於心。與同氣編輯《天津記憶》《品報》《問津》，十數年孜孜矻矻，鍥而不捨，世所難能，

其志可嘉。而津沽名家詩文之刊，尤爲盛舉，誠儒林雅事，津門之幸也。

余生山右，讀書教學於南開已四十餘年，然居於斯而昧於斯，話及津事，每茫茫然。幸振良常臨陋室，聆其高論，閱其文編，津門數百年之事，遂知一二。前時振良索序，以弁叢刊之首。今稽考文獻，粗陳陋見，庶免「夏蟲語冰」之譏爾。

甲午歲清明後一日草於釣雪齋

（李劍國，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，博士生導師）

嚴範孫先生古近體詩存稿序

李瑞山

範孫先生為吾南開「校父」，是「學者、藏書家、詩人、哲學家、最具公德心的愛國志士」（胡適語），更是創辦新式教育，踐行教育救國理想的著名教育家。世人對其教育事迹論列頗多，而於其詩則言說甚少。同事傳慶君整理校點《嚴範孫先生古近體詩存稿》，必將使世人對範孫先生詩古文辭成就增加瞭解，更為我南開後學緬懷感念範孫先生言行思想辟一途徑，功莫大焉。

範孫先生生當晚清末造，列強環伺，國勢日頹；民國肇始，又歷紛乘戰亂，難見向榮之象，其詩傷心於山河破碎，飽含濃烈憂國憂民之思。暮年體衰多病，仍云「晚年事事不關心，猶念神州怕陸沉」（辭世前寄好友張玉裁）。吟讀範孫先生詩，其矢志於人才培养教育救國之心念，國難不已時代傑出教育家之形象，躍然紙上。範孫先生的愛國濟世情懷，對其創建南開大學，樹立辦學宗旨無疑影響甚深，南開初辦即以「尚公」、「尚能」為育人目標。南開大學之奠基建設，伯苓先生奔走於臺前，而範孫先生撐持於幕後，殫精竭慮。故其逝世後，伯苓公即云：「嚴先生道德學問，萬流共仰。個人追隨頗久，深受其人格陶冶。南開之有今日，嚴先生之力尤多。」

嚴公逝世，在個人失一同志，在學校失一導師，應尊嚴先生為『校父』。」

讀罷範孫先生詩，不難發現伯苓先生日後所訂「允公允能」校訓，強調愛國愛群品德，實有範孫先生身體力行之典型在焉。身為深浸於傳統的讀書人，範孫先生又是與時俱新的思想者，恰如華世奎所論「君有雄懷勇作新」。為創辦新教育，範孫先生赴日、赴歐、赴美，其域外詩即為遊歷東洋、西洋所見所思之生動記錄。其所關注，在在為中國所缺乏者。放眼觀世界，憂思中華落後，渴望汲取新文明，求新求變，此當為南開校訓「日新月異」之真精神。範孫先生一生主經世致用之學，作詩乃其餘事，然自抒胸臆、不假安排之作，卻不能不工，故汪辟疆視其為近代詩壇一將。經由範孫先生之詩，代代南開學子得以對其道德文章有真切之感受，此即為傳慶君此舉意義之一，凡吾南開一份子，均當珍視之。

傳慶博士來南開執教數載，學術成果累累，雖非津籍，卻對清末民國時期津門詩事孜孜探求，而校點《嚴範孫先生古近體詩存稿》，僅其肆力所為之一事也。大著付刊在即，傳慶君命我作弁言，爰綴數語以應，豈敢稱序，聊表感佩而已。

二〇一五年四月於南開園

（李瑞山，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，博士生導師）

前言

楊傳慶

嚴修（一八六〇—一九二九），字範孫，號夢扶，別號促漏生。直隸天津人（今天津市），原籍浙江慈谿。世業鹽商。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中舉，九年（一八八三）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任貴州學政。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任學部侍郎。一九〇九年因抗疏援救袁世凱開罪攝政王載灃，終以「學部無可為」請假歸里，結束宦途。入民國後，屢次辭卻袁世凱度支大臣、直隸總督、教育總長之任命，不再涉足官場，惟將全部心血致力於實業與教育。嚴修篤信「教育救國」之理想，私人辦學，創建了南開中學、南開大學等學校，被後人稱為「南開校父」。著有《嚴範孫先生古近體詩存稿》《嚴範孫先生遺著》《嚴修日記》《蟬香館手札》等。

作為推進教育現代化的先驅，嚴修的教育活動廣為人知，而作為一個文人，嚴修的文學活動常常被忽視，實則嚴修是近代知名詩人，更是近代天津詩壇大家。嚴修的詩歌創作是考察其複雜人生的重要側面，是研究近代天津文學不可缺少的內容。《嚴範孫先生古近體詩存稿》收

詩計八百餘首，絕大多數為嚴修六十之後所作。與眾多詩人少時即勤於做詩不同，嚴修的詩歌創作高峰出現在晚年，正如其《自題》詩所云：「五十為詩已最遲，況將六十始言詩」。^{〔一〕}嚴修詩歌內容豐富，包括祝壽、唱和、題畫、紀遊、讀史等等，就創作歷程看，其主持城南詩社時期的詩歌與域外紀遊詩最為引人注意；就詩學思想而言，嚴修則受到了桐城詩派及張之洞詩論的影響，並在詩歌風格上與新體詩有相近之處。

一

辛亥革命後，名流遺老，寄公通客雲集於津門，文人墨客觴詠不斷，吟壇濟濟。《蟬香館別記》記載云：「林墨青庚申（一九二〇年）立存社，日課詩文，吳子通、王緯齋、李琴湘遞膺冠軍。公顧而樂之，乃於次歲倡為城南詩社。」^{〔二〕}業已六十之年的嚴修有感於存社詩文唱和之盛，遂於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發起城南詩社。吳壽賢《蟬香館詩鐘序》云：「城南詩社，始於民國十年辛酉暮春，為嚴公範孫、馮公俊甫、王公仁安、趙公幼梅、李公琴湘、王公緯齋及範老介弟臺孫與鄙人等所並設。」^{〔三〕}據此可知，城南詩社最早活動在一九二一年暮春，即農曆三

〔一〕嚴修《嚴範孫先生古近體詩存稿》，一九三三年排印本，南開大學圖書館藏。

〔二〕陳誦洛《陳誦洛集》，廣陵書社年二〇一一影印本，第三三二頁。

〔三〕嚴修《蟬香館詩鐘》，天津百城書局一九三三年鉛印本，天津圖書館藏。

月間。詩社緣何以「城南」冠名？社員王武祿曾有解釋，他說：「城南二字，固昉乎浴沂風詠之例，而尤以吾等集合地址界乎昔日天津城基之南。」〔四〕詩社的成立可謂紹述先賢，而「城南」之名更在於詩友社集地點在天津城基之南的八里臺。（今南開大學周邊）正如吳壽賢所言：「啟壇站於城南，建鼓旗於津上。」由於嚴修「為北方學術界重鎮」，「德高望重，極受津人的景仰」。

〔五〕因此壇站初起，輒迴應不斷，共推嚴修為詩社「祭酒」。

城南詩社社員王揖唐記云：「津門城南詩社，範老實主之，吟侶甚盛，頗多舊識。報載《城南十子歌》，直可作小傳讀也。」《城南十子歌》謂嚴修云：「範孫巋然魯靈光，頭白先朝舊侍郎，溫柔敦厚詩教昌。」〔六〕嚴修之外，其餘九人為王守恂、章鈺、顧祖彭、趙元禮、劉賡珪、吳壽賢、李國瑜、王漢章、陳誦洛。此十子當為詩社中參與活動活躍，且影響較大者。當然，城南詩社社員自不止此十人，據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出版的《城南詩社集》所記名錄可知，至本年詩社社員達六十三人。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，詩社社員馬鍾琇謬寫了《城南詩社小傳》

〔四〕王武祿《城南詩社集序》，《城南詩社集》，天津公園教育印書處一九二四年鉛印本，天津圖書館藏。

〔五〕胡適《教育家張伯苓》，《胡適全集》卷二十，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，第二六一頁。

〔六〕王揖唐《今傳是樓詩話》，張寅彭編《民國詩話叢編》（三），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，

第三六〇頁。

一書，其中記錄了六十九位詩社社員，汰除見於《城南詩社集》的四十人之外，新增了二十九人。
〔七〕可見，截止嚴修逝世的一九二九年，加入城南詩社的詩人已近百人，可謂吟事興盛。

城南詩社成員大多數來自上層社會，多為流寓津門的知名人士。他們或為息影遺老，如章鈺、徐世光、華世奎，後又有金梁、章梈等；或為北洋新貴，如教育總長章士釗、眾議院議長王揖唐、河北省教育廳長李金藻、天津縣長陳誦洛等；或為地方縉紳，如嚴修、趙元禮、林墨青、王守恂等；又不乏富商巨賈及學界名流，如管鳳和、方爾謙、孟廣慧、步其誥等。詩社社員身份的複雜，體現了城南詩社具有很強的包容性。總的來看，城南詩社社員年長者頗多，「年在六十以上者，不堪指數」。^{〔八〕}前清科甲出身者頗多，像劉春霖是光緒甲辰科狀元，郭則沅、王守恂、章鈺等也是進士出身。在北洋政府從政者頗多，除上列者外，像李國瑜、劉廣珪、馮問田、于振宗、陳寶泉、謝崇基等都在政府中任職。城南詩社社員流動性很大，時來時去者很多。除嚴修外，在詩社中有重要影響的是趙元禮與王守恂，二人「秉三蘇之手筆，文苑鷹揚；丞二王之家風，藝林鸚鵡視。聿廣同調，狎主齊盟」。^{〔九〕}後人將趙、王與嚴修並稱為「近代天津詩壇三傑」。

〔七〕馬鍾琇《城南詩社小傳》，稿本，國家圖書館藏。

〔八〕魯人《十年來之城南詩社》，《北洋畫報》，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。

〔九〕吳壽賢《城南詩社集序》，《城南詩社集》。

王武祿《城南詩社集序》云：「詩社之始，起於三數人文酒之宴，嚴範孫先生實倡之。嗣以迭為賓主，不勝其煩，乃改為釀飲之舉，期以兩星期一集。」〔一〇〕可見詩社之始，只是數人文酒之宴，迭為賓主。後因這種形式甚為繁瑣，遂改為兩星期集會一次的釀飲，之後逐漸形成固定的集會，一月兩集。而由《嚴修日記》所記可知，較為正式的詩社公聚一般為兩星期一集，而普通集會時間則比較自由，並非嚴格遵守兩星期一集的規定。詩社集會的時間在正午，「人各釀資一元，節餘則以一元或二元交廣智館，為年終賑濟文貧之用」〔一一〕。詩社社集地點有：嚴氏寓所（蟬香館）、天津公園西餐館（霞飛樓）、學界俱樂部、河北省立圖書館南樓、華安飯店、百花村、八里臺南開大學、江南第一樓、明湖春飯莊、海光寺等。集會之前，「東則徧延，到否悉任其便。然每聚，多則二十餘人，少亦十餘人。其逢佳節勝區，另有召集，不在斯列。」〔一二〕社集活動也很自由，除社集日的公聚外，上巳修禊，蟬香館餞春，重九登高等均可集會，另外社員生日，還有生日會。如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一日，嚴修召集城南社友到家中賞梨花，到者有趙元禮、王守恂、陳誦洛、顧祖彭、王武祿、張玉裁、吳壽賢、劉賡堃等，飯後合影。五

〔一〇〕王武祿《城南詩社集序》，《城南詩社集》。

〔一一〕魯人《十年來之城南詩社》。

〔一二〕王武祿《城南詩社集序》，《城南詩社集》。

月九日，又邀請諸社友至蟬香館雅集，作餞春會。九月六日，嚴修致信張伯苓，言「城南詩社同人下星期日擬借八里臺大學地聚會」。九月十二日，嚴修在南開大學設宴三席，張伯苓亦入座相陪。據《日記》記載，「飯前飯後諸公乘舟兩次」，「午後，諸公乘舟徑往同文書院」。

〔一三〕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，嚴修又約詩社同人泛舟野餐，以「綠杉野屋，落日氣清，脫巾獨步，時聞鳥聲」分韻，午前從八里臺泛舟至佟樓而返，在「樹陰下會食」，後乘兩舟至海光寺前登岸分別。詩社每次社集「必有飛箋走筆，賭酒敲詩，題贈唱和，拈鬪分韻，也有時為射覆、詩鐘之戲。」〔一四〕可見，社集的主要活動是分韻賦詩，偶為射覆、詩鐘之戲。

城南詩社的結社不為競名逐利，不為爭樹黨援，與那些以功利為目的的結會立社判然而別，王武祿說：

吾人塵勞竟歲，勢不能不另辟一境以資蕭散。顧消閒則一，而所托不同。今欲謀其較為雅正而與吾人結習為近者，宜莫如詩論。詩之體大思精，頗與一代之政俗有關。今且未遑高論，

〔一三〕嚴修《嚴修日記》（四），南開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影印本，分見第二六三五、二六四一、二六六一、二六六三頁。

〔一四〕齊植璐《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》，《天津文史資料選輯》第二十五輯，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，第三九頁。

但取其陶寫胸襟，發抒志意。比於松風山瀑，自暢其音；百卉群芳，各呈其色，其尤蕭散中之尤蕭散者乎？此城南詩社之所以稱也。〔二五〕

可見嚴修諸人共結詩社就是為了擺脫塵世的不盡煩惱，渴望獲得心靈的悠閒瀟灑，借詩歌陶寫胸襟，發抒志意，鼓暢襟靈，消遣塵慮。嚴修《正月十七日社集以酒債尋常行處有的人生七十古來稀分韻得常字》詩云：

不知今後幾滄桑，又向城南集羽觴。交淺元卑皆有悔，俗衰恩怨亦無常。獨容我輩離人立，便擬終身與世忘。二十四番風信至，眼前莫負好春光。

其《二月初三日社集分韻得猶字》又云：

土脈交融宿雨收，春風拂面淡夷猶。拚妨書課勤花事，預檢詩牌寄酒樓。河朔今年當洗甲，城南有約更乘舟。紛忙舉世關何世，但得偷閒且暫偷。

在與社友歡然觴詠時，「真不知馬塵焉起，蝸角奚爭。亦庶幾世外桃源，人間仙府矣。」〔二六〕嚴修結社唱酬詩歌反映了濃郁的不與世競的退隱心態，發出了高隱遯世的聲音，然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正在於亂世之中嚴修充滿了傷心與無奈。嚴修與詩友們生活在北洋軍閥混戰的中心，

〔一五〕王武祿《城南詩社集序》，《城南詩社集》。

〔一六〕王武祿《城南詩社集序》，《城南詩社集》。

國無寧日，兵燹不斷的紛亂時局刺激着他們的心靈。連歲兵戈，山河破碎的殘酷現實，讓他們對安寧和平充滿嚮往。但是國家沈疴如此，哪有靈藥可醫？面對如此江山，又怎不使人愁苦？其《歲暮感懷和張玉裁韻》云：

陸沈誰與挽神州，炊浙家家逼劍矛。垂死鹿猶天下逐，將烹魚且釜中遊。等閒輦路生秋草，忍見降幡出石頭。絕口不應談世事，屠蘇一酌散千憂。

神州陸沈，無人挽救，猶且混戰不休，面對如此時局，惟有借酒澆憂。其《社集用俊甫侶伊兩先生唱和原韻》一詩中再次強調了這種無奈：

日日東園載酒過，域中今日事如何？凶年吉夢全無驗，濁世清名豈足多？赤縣河山傷破碎，黃金歲月任蹉跎。馮諼不為無魚歎，偶遇周郎一放歌。

身處凶年濁世，眼見國家殘破，英雄無所作為，暮年嚴修祇能日日載酒消愁。作為一個熱愛神州河山的詩人，嚴修對國家貧弱多亂的憂慮是一以貫之的，如其癸卯年（一九〇三）《元旦》詩中說：「終年但憂國，隔歲忽思兒。汎汎中流楫，茫茫殘局棋。癡心終不死，想望太平時。」其《五十述懷》云：「大地江山幾破碎，中興將相徧凋零。河清人壽嗟何及，但祝神獅睡早醒。」《六十自述》云：「不知留此殘年在，更閱人間幾劫灰。」

民國之初，嚴修曾對民主共和抱有很大希望。如一九一四年嚴修歐遊歸來，到達滿洲里時

作《滿洲里》詩云：

西來層疊渡關津，此是窮關異國鄰。餘子罕逢三楚戶，眾咻果遇一齊人。但聞往復交征苦，未必商量互惠均。猶有差強人意事，風前五色國旗新。

與西歐國家的富裕和平相比，自己的祖國是何等的窮困而又戰亂頻仍！但是此時的嚴修並未十分傷感，民國新政權還是讓他對國家的未來抱有信心。然而時局的動盪不寧讓他對民國的態度起了變化，他說：「民國初年，每遇所謂『雙十節』，余亦覺有興會。今數年來，觀念大改矣。」

〔二七〕民國共和後十餘年裏的軍閥廝殺，國家動亂，民不聊生的事實，讓嚴修非常失望。特別是一九二〇年代，吳佩孚、馮玉祥、張宗昌、張作霖、段祺瑞等軍閥在京津一帶混戰，兵燹屢及津門，槍炮聲不絕於耳，令人驚懼。嚴修曾安排家人入租界避難，而自己執意堅守家園。兵亂之時，嚴修讀陸遊、蘇軾的詩，讀《南史》，而今日政局之混亂詭譎也許毫不亞於一千多年前的南朝。閱讀《南史》並沒有讓他找到醫治今日紛亂的良策，但對太平之世的期待卻依然那樣執著，其《壽史康侯六十兼呈劉仲魯》詩有云：

神州怨氣鬱莫伸，天下何時能歸仁。吾輩何為同劫塵，欲訴真宰叩大鈞。不願三人同為金剛不壞身，但願一日得為太平之世之幸民。

〔二七〕嚴修《嚴修日記》（四），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，第二六〇六頁。